

主编 / 季羨林

黄秋耘

•

吉林摄影出版社

雾失楼台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雾失楼台

黄秋耘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雾失楼台 黄秋耘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1·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黄秋耘】(1918. 10. 6~) 广东顺德人。1935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经武汉去广东, 曾先后在八路军办事处和其他部门做军事和地下工作。1941年参加编辑《青年知识》周刊, 又编过《学园》、《新建设》等期刊。抗日战争胜利后, 在军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作联络工作。解放战争后期, 曾在粤赣边纵队第一支队司令部工作。解放后曾先后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创作出版组组长, 《南方日报》编委、《羊城晚报》编委、新华社福建分社代社长; 也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过。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编委。1959—1966年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1970年起回广东工作, 曾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四省(区)修订《辞源》编审小组组长、中国作协青年文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联委员、作协广东分会理事。著有散文集《浮沉》(人间书屋 1948), 报告文学集《控诉》(人间书屋 1951)。另著有杂文随笔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和文艺评论集《苔花集》、《古今集》、《琐谈与断想》。新时期以来, 出版了散文集《丁香花下》(百花文

艺出版社 1982)、《黄秋耘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往事并不如烟》(花城出版社 1987)、《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1 版, 1988 年 2 版), 报告文学《秘密大营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6)。

黄秋耘的散文创作成就集中反映在散文集《丁香花下》中。作品以叙述亲身经历的往事作骨架, 以抒发自己的“特殊感情”作血肉, 即以叙事“画龙”, 抒情“点睛”。黄秋耘散文的语言, 朴质自然, 优美深沉, 典雅隽永, 于平易中吐衷曲, 淡泊中见真情。由于以上特点便形成了他的散文淡远优雅的艺术风格, 使人仿佛闻到一缕丁香花的幽香, 或听一支如怨如慕的曲调。

目 录

作者小传	(1)
丁香花下	(1)
中秋节的晚餐	(6)
雾失楼台	(10)
“位卑未敢忘忧国”	(22)
“余年心愿半庭花”	(24)
“文章宁复见为人”	(26)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29)
鲜花与墓地	(31)
新郎与死者	(34)
兵马俑的启示	(36)
思与随	(40)
成名与成人	(42)
自学成才的楷模	(45)
想起了屈原	(48)
木棉花开	(51)
偶思录(三篇)	(54)
沉默的自由	(58)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小恶与小善	(60)
	按牌理出牌	(62)
	历史的哑谜	(64)
	焚书记	(67)
	“怨”无罪	(69)
	危驿孤灯照别愁	(71)
	我和散文	(77)
	情文并茂	(84)
	美在情与文	(87)
	文运与国运	(90)
	因小即大	(93)
	面向文学 背向文坛	(95)
	中国文化忧思录	(97)
	文人宜散不宜聚	(100)
	大题小做	(102)
	托尔斯泰论三魔	(106)
	自白	(108)
目	闲话“衙内”	(109)
	我的宗教观	(112)
录	沈从文和林语堂	(114)
	悼念秦牧同志	(117)
	“十年生死两茫茫”	(119)
	《沧海一粟集》序	(126)
	《罗曼·罗兰文钞》读后	(128)

丁香花下

今年的暮春和初夏，我是在北京度过的。除了刮风天和阴雨天，我吃过晚饭后就溜达到中山公园去，在紫丁香花丛中消磨掉整个黄昏。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让那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包围着我的气氛里，沉思着四十多年来像云烟一般的前尘往事。对于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来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享受了。

一个熟悉而亲切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老编辑：“怎么，老王，又是在这儿碰到你，你好像对紫丁香花有点特殊的感情似的。”

“唔，也许，紫丁香花这种淡雅而又有点忧郁的情调适合我的气质。”

“这恐怕不见得是唯一的原因吧！”他狡黠地眨着眼睛，“在你的一生中，说不定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和紫丁香花有点什么关系。比方说，在年青时候，你是不是认识过一个像紫丁香花一般忧郁的姑娘？”

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距离“灰飞烟灭”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保密”了。而

且，像这样美好而纯洁的回忆，多让一个朋友知道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并肩坐在长椅子上，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就开了腔，那位老先生居然全神贯注地在倾听着。

“说起来，这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还会记得，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片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多个同学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下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拉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叉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年纪看来比我小一两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

‘我是个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

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

‘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拦住我：‘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上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大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合适，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辞，她有点生气了。‘唉，您这个人呀，真是书呆子！生死关头，逃命要紧嘛，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

我走出这户人家，回头望一眼门牌号码，靠着蓝布大褂和呢帽的掩护，谁也看不出我是个被打伤的‘逃犯’，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脱险了。

我养好伤以后，总想着要把蓝布大褂和呢帽还给人家。直接送到她家里去吗？万一出来应门的不是她而是别人，那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请她在下一个星期六的傍晚亲自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旁的紫丁香花丛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

姓名只写着‘大小姐’收，落款我没有写，因为那天匆忙中我们谁都没有请教过彼此的尊姓大名。

我们终于在紫丁香花下见面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面前，稍微点点头示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我总觉得，随便询问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绍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庄重的、太唐突的。我只是激动地对她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忙，那一天，要不是换了衣服，我一出门就会被捕的。胡同口有两只穿黑制服的狗在守着呢！’

‘别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旧东西您大可不必还给我。’

‘我怕您不好向您的大哥交代！’

‘不要紧。他不是经常穿戴的。再说，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他是爱国的，不过，没有您那么勇敢。’

她将手上的纸包递给我：‘给，这是您那天换下来的布大褂和便帽，上面的血迹我给洗掉了。多可惜，这是志士的鲜血啊！’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时有一支流行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开头有一句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其实，您也大可不必还给我。这件血衣，留下来作纪念不是很好吗？’

她稚气地笑着说：‘您叫我搁在哪儿呢？假如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又该怎么说才好呢？这件事，除了咱俩，现在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爹是个好人，在中学里教书，他胆子小得要命！假如让他知道了……’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容貌似的。但很快就说：“假如没有什么事，我该走了！”临别时我们轻轻地握了握手，手指尖仅仅接触到对方的手指尖。她走到离开约莫十多步的地方，迅速地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好像有点依依惜别的样子。她那轻盈而苗条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和茂密的紫丁香花丛里面了。我猛地想跑上前去跟她多说几句话，至少问清楚她的姓名，但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我不愿意株连她，因为我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要说是‘爱情’吧，恐怕算不上；要说是友谊呢，又和普通的、寻常的友谊不太一样，好像多了一些什么东西——革命的情谊，一种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革命情谊，这是人世间最值得珍贵的东西。不知怎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我一看到紫丁香花，一闻到紫丁香花的香味，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个人，仿佛又看到她那消逝在紫丁香花丛中的身影，仿佛又听到她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

听完了我的故事，那位老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和另一条河流遇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唉！怪不得你那样喜欢紫丁香花。不过，你真是个古怪的老头，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二十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中秋节的晚餐

中秋节的晚餐

有些事物，往往会在一个人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终生都忘记不了。这也许是少年时代一桩充满着温柔的伤感的往事，也许是在潇潇暮雨中偶然听到的一支熟悉的乐曲，也许是在风尘仆仆的征途上和旅伴的一夕谈话……我们自己有时也不知道，这为的是什么原因，这些事物在我们的心灵中构成了一种什么境界？

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在华南敌后的游击区里度过一段严峻的岁月。我们经历过多少次残酷的战斗。走过多少艰险的征途，甚至踏遍血海尸山的战场。可是，至今还时常涌现在我的回忆中的却是一次寻常的会餐，有一年中秋节晚上的会餐。

那是一个西风凄厉的黄昏。我们的一个连队经过几小时的剧烈战斗后，解放了距离惠州市不很远的一个小镇。那一天恰巧是中秋节。司务长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居然买到了一头生猪和十多斤双蒸酒，举行了一次祝捷大会餐。我当时是支队（相当于旅）司令部的一个参谋，被派到这个刚解放的小镇上来执行审讯俘虏和收集敌情的任务，就参加了这个担任主攻的连队的会餐。

班长吧，默默地用双手端起这杯酒，好像要敬给什么人似的，把酒爵在地上。我忍不住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轻轻地对我说：“这是留给林小兰的，她是我们连里的女卫生员，就在今天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你看，那边不是有一座炮楼么？”他指了指小镇边沿的山坡上那座被烧毁了还冒着硝烟的炮楼，沉默了好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今天下午，我们这个班把炮楼炸开了一个缺口，冲了进去，想不到敌人从二层楼上面往下扔了颗手榴弹，我们差点儿上了当。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小兰一下子扑在那颗冒着烟的手榴弹上，我的盒子炮撂倒了那个扔手榴弹的敌兵，其余几个敌兵就缴枪投降了。是她，救活了我们大家，解决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他的声音是宁静而严肃的，像南国秋夜的气氛一样，又是那样充满着感情。在柔和的月光下，我情不自禁地偷偷凝视着他的脸，他的两只眼睛闪着泪光，他的热泪没有淌下来。我们知道，男人的眼泪总是很吝啬的，特别是一个身经百战、饱历沧桑的男人的眼泪。

虽说多年的战争生活早已磨钝了善感的心灵，然而这么一件寻常的事情却深深地激动了我，使我的心里充塞着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情感。这一夜，我通宵没有合过眼。就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它，还是心怦怦然不能自己，好像是怀念着什么，珍惜着什么。我没有见过林小兰，但我悲痛得好像失去了我的亲妹妹。我想，也许在这艰苦的战争年月里，为共同目标而战斗的人们更能够这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永远不会遗忘每一个活

